



(捷克) 卡雷尔·恰佩克
夏方耘◆译

流星
恰佩克哲理小说三部曲

新华出版社



流星

恰佩克哲理小说三部曲

(捷克)卡雷尔·恰佩克◆著
夏方耘◆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星：恰佩克哲理小说三部曲 / (捷克) 恰佩克著；
夏方耘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10

书名原文：Three Novels：Hordubal, Meteor, and Ordinary Life

ISBN 978-7-5166-2079-3

I. ①流… II. ①恰… ②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1222号

流星：恰佩克哲理小说三部曲

作 者：[捷克] 卡雷尔·恰佩克 译 者：夏方耘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曾 曦

责任校对：刘保利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图鸦文化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5mm×210mm 1/32

印 张：14.75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079-3

定 价：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录

CONTENTS

霍杜布	1
流星	151
平凡的生活	317
后记	466



第一章

靠窗的第二个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衣服皱巴巴的，谁会想到他是一个美国人呢？别告诉我他是美国人！美国人肯定不会乘慢车去旅行，即使距离不远，他们也会选择乘快车，美国人认为乘火车更快，而且有更大的车厢，穿白大褂的服务员还会提供冰水和冰激凌，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还大吃大喊道：“嘿，小伙计，给我拿些啤酒来，给车厢里每个人都准备一个玻璃杯。”即使要花5美元，那又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哎，告诉你了也没用。

这个男人，张着嘴打着盹儿，全身湿透了，看起来很累，毫无生气，垂着头。上帝啊，上帝啊，这已经是第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天了，我已经十五个日日夜夜，要么坐在我的箱子上，要么睡在地板上或长椅上了，浑身充满汗臭味，浑浑噩噩，机器声震耳欲聋，这是第十五天了，要是我能伸展一下我的腿，枕着柔软的甘草睡

觉该多好啊！

窗边微胖的那位犹太女人小心翼翼地挤进了角落。就这样，旁边的那位最后睡着了，像一个麻布袋一样压在我身上；地上的那位谁知道怎么了，卷在衣服或是什么东西里，你似乎有点奇怪，我想说。我应该立马离开，天哪，如果火车能停止就好了！第二个座上的男人本来还在打着盹儿，突然身子前倾，他醒了过来。

“天好热。”那个瘦小的老男人说道。他看起来像个沿街叫卖的小贩，谨慎地开始了一段对话，“你去哪儿？”

“去克……里……瓦”男人勉强地说出了这个地方。

“去克里瓦？”老男人一副亲切的样子，很熟悉地把这个地名重复了一遍，“你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靠窗第二个座上的男人没有回答，他只是用拳头擦了擦他汗湿的额头，看上去身体虚弱、头晕眼花。老男人有点反感，哼了一声，转身看向窗外。而那个男人没有心思看窗外的风景，他注视着地板上的脏东西，等着别人再问他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会告诉他们，是的，从很远的地方，是从美国来的。从美国吗？所以是不远千里来旅游的吗？不，我是要回家的，我的家在克里瓦，我的妻子在那儿，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她叫哈菲雅。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所以，你在美国待了多久？八年。现在是第八年。我一直都在一个地方工作，我是一名矿工。在约翰斯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工作，我有一个同事，他叫迈克·巴布克，从塔拉马斯来，五年前，他死了。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我问你，怎么才能让别人理解自己呢？哦，和巴布克交流的时候，他和我之间有一套行话。你知道，当一个小伙子有了妻子，他会告诉妻子一件又一件事，还得说得通俗易懂。我的那位她叫作波拉娜。

如果你不能被别人理解，你怎么能继续在那儿工作？他们只是说：“你好，霍杜布先生”，然后布置了我的工作。我每天赚7美元，是的，

7 美元，但在美国生活是很昂贵的。每天至少要花 2 美元，一个星期的房租是 5 美元，对面的绅士问道：“但是，霍杜布先生，你一定有一些小的存款吧？”是的，可以存一点，但是我寄给家里的老婆了，我有告诉过你，她叫波拉娜吗？每个月，50，60，有时 90 美元。我能做的，就是假装巴布克还活着，因为他知道如何写信。巴布克是一个聪明的人，可惜他五年前被一些木梁砸死了。我不能再寄更多的钱回家了，我把它存在银行。超过 3000 美元，但是银行把我的钱偷走了。“这不可能的，霍杜布先生！你刚才说什么？超过 3000 美元？你不起诉他们吗？”我问你，我能怎么起诉他们？我们的领班带我去见了一位律师，律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但是您必须先预付，领班骂他是一个浑蛋，随后推着我下了楼。这就是美国，说话根本没用。天哪，霍杜布先生，3000 美元！这是多么大一笔钱，这是你全部的财产，多么不走运啊！三千美元，那是多少钱啊？

霍杜布感到极大的满足：你们都会转身来看我，如果我一开始告诉你们，人们就会冲过来看看我这个在美国的被盗 3000 美元的人。是的，就是我。尤拉伊·霍杜布抬起眼睛，看了看周围的人：肥胖的犹太女人正挤在角落里，小贩老男人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托着下巴，朝窗外望去，膝上放着篮子的老妇人盯着霍杜布，感觉有些东西她不大赞同。

尤拉伊·霍杜布先生再次闭上了眼睛，好吧，我们经历相同，我不必担心你。我五年了，没有跟一个精神伴侣讲过话。虽然我曾尝试过。所以，霍杜布先生，你没带一分钱就从美国回来了？不，我有一个好工作，但我没再把我的钱放在银行，我放在了一个盒子里，钥匙在我的衬衫里。我带了 700 美元回家。其实，先生，我宁愿待在那儿，但我失去了工作。600 个工人被送走，人们纷纷被解雇，丢了工作，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回家，你知道的，克里瓦。那儿有我的妻子和一些土地。哈菲雅，她三岁。在我的衬衫里有 700 美元，我要重新开始做农活，或是去工厂工作，

要么去伐树。

霍杜布先生，你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你不会孤单吗？孤单？天哪！我问你，我给她们寄钱，我一直在想，这可以买一头牛，一英亩的土地，这对波拉娜来说，她可以买些东西。每一美元都意味着一些东西。银行里的钱，足以买一群牛。哎，但是他们从我那儿抢走了这些钱。你妻子，她有没有给你写信？她没有，她不会写。你给她写信吗？没有，我不能写。自从巴布克去世后，我没有给寄她任何东西。我只把钱存了起来。就算她有了电报，她也找不到我。霍杜布先生，你不觉得如果她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她会认为你已经死了吗？像我这样的人，死了？波拉娜很聪明，她知道我会回来的。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那如果波拉娜没有活着呢？闭嘴，我走的时候，她才23岁，健壮如牛。你不了解波拉娜，有了那些钱，还有我寄给她的钱，她怎么会活不下去？不了，谢谢。

靠窗的小贩皱起了眉头，拿起一块蓝色的手帕擦着他额头的汗。也许他又会说：太热了。热？先生！这叫热吗？先生，您应该去下层，或是井下。他们安排黑人在那儿，但我能忍受，为了7美元。你好，霍杜布！你好，黑鬼！是的，先生，一个男人可以忍受很多。那儿也没有马，他们不能提供更多的马到井下去拖卡车。天气也太热。一个人能忍受很多，如果他能被别人理解。他们想要从你这获得些什么，但你并不知道，他们发脾气，耸耸肩。现在我问你，我怎么能在汉堡知道克里瓦怎么走？他们可以喊，但我不能。去美国什么；有人把你放在船上，有人在等你，但是先生，回家路上，没有人会帮你。想回家是一件艰难的事。

这时，尤拉伊·霍杜布点了点头，之后又不自主地点了起来，重重的，无力的，最后霍杜布进入了梦乡，窗边那个肥胖的犹太女人正摆弄她的鼻子，膝上放着篮子的女人和小贩似的男人互相打量着。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像头牛。

第二章

是谁在那里？是谁在山谷的另一边？看看这位穿着鞋子的绅士，他可能是位工程师什么的。他提着箱子翻山越岭——如果他离我比较近的话，我想我会把手捧起来放在嘴边朝他大喊：天啊！先生，现在几点了？12点过两分。我的朋友，你要是离近一点的话我想大声问你，你在帮谁放牛？然后可能你会用手指着说，那个脸上有着白色斑点的红牛和白牛，那头身上有着星星图案的杂色牛和这头小母牛，都是波拉娜·霍杜布的。好吧好吧，小伙子，这些牛看起来很漂亮，只是不要让它们到黑河那里去，黑河的草酸水脏。想想，波拉娜·霍杜布在只有两头牛之前怎么样，她没有公牛吗？天啊！波都利的公牛的角像张开的双臂一样。先生，这可是两头牛，没有羊吗？有牛也有羊。但是，先生，它们都是杜尔娜·博洛妮亚的。波拉娜又聪明又有钱，那她有丈夫吗？你那样挥着手

臂干吗？她可没有丈夫。好吧，真是个蠢货，他都没有认出我。那个男人，一手捧在额头上，如同门柱般立着凝视远方。

尤拉伊·霍杜布感觉心头一震，他必须停下来歇口气。嗬嗬！嗬嗬！这来得太突然、太严重了，使他就像落水的人一样颤抖。突然一下子他回到家了，他跨过了水沟并且被完全制服了。水沟还在原处，黑李子虽然被牧人放火烧过，可也还在那里。道路峡谷里的毛蕊花再次消失在枯萎的草地。在枯萎的百里香里，有沿着鹅卵石生长的覆盆子、龙胆根、杜松子，还有散落的木头和牛粪以及废弃的甘草小屋。八年过去了，再也没有美国人了。一切都没有变，一只光亮的小甲虫停在油嫩的小草上，远离牛铃的噪音、克里瓦背后的山口、棕色的莎草堆以及归家路。由穿着自制的鞋并且从未去过美国的山区居民的轻缓步伐走出来的道路，充满了牛群和如烤炉般的森林所散发出来的温暖气息，通向山谷由各种农场动物踩踏出来的石头路、温泉边的沼泽和崎岖不平的山路。噢，天哪！这条路真不错，如溪流般曲折，布满绿草和碎石，削塑林中树木。不，先生，渣块在你的鞋子底下吱吱作响；就像在约翰斯顿一样，没有栅栏，没有人步行去矿井，灵魂无处可寻。只有一条通向下方的路、小溪、牛铃铛的响声，向下归家路、小牛的小铃铛儿和河边蓝狼的祸根。

尤拉伊·霍杜布重重地沉了下去：一个盒子有何用？八年又有何用？这就是回家的路，它是使你就像黄昏时伴随着乳汁涨满的乳房叮当作响和小牛群铃铛响声的回笼牧群一样一直往前走。为什么不坐下来等候着天黑呢？等牛铃铛响起的时候回家，等老奶奶们出门坐在家门口的时候再回家，等男人们靠在栅栏的时候再回家。看！看！是谁来了？为什么我就像从牧场归来的牧群一样冲进了开着的大门。早上好，波拉娜，我这次没有空手而归。

或者不是这样的，而是等到天黑，等到牛群散去，等到万物寂静才敲窗户的。波拉娜！波拉娜！天啊！谁在那里？是我！波拉娜。这样

的话你是第一个见到我的，天啊！哈菲雅在哪里？哈菲雅睡着了。我需要把她弄醒吗？不用了，就让她睡吧，谢天谢地。

尤拉伊·霍杜布加快了步伐。哦，天哪！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思想却超前于步伐。无论你的脚步张得多么大，你都追不上他。你的思想总是走在前列，已经到了村子边缘的山梨树。嘘！嘘！有鹅！你已经在家里了。你应该像个喇叭一样弄点动静，这样的话大家都会来看是谁回来了。你可以开口说：你好啊，老兄。此时此刻我们在安静的家里。波拉娜现在在院子里敲平亚麻，你可以慢慢靠过去，用手遮住她的眼睛——你是尤拉伊！波拉娜，你怎么认出来是我的？谢天谢地，我都以为我认不出你的手了！

霍杜布沿着水沟一直跑，没有意识到手里拿着的盒子。那盒子里面装的是蓝衬衫、曼彻斯特的裙子和送给哈菲雅的泰迪熊，而这个是送给你的连衣裙原料，就像她们在美国所穿的一样，还有一盒香皂、一个配有链子的包，而这个则是手电筒，你用手按住这个地方它就会发光。这些是我为你从报纸上面剪切下来的照片，啊！姑娘！我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我用了八年为你剪辑的，我剪下任何我看到的照片。我得将照片放着暂时不剪，因为我的箱子里面实在放不下去了。但是等等，箱子里面还有其他东西。

感谢上帝！你已经到这里了。穿越小溪的道路上没有铁桥，只有一些垫脚石。你得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上，还要注意保持双臂的平衡。啊！我们曾经在那边的柳树根旁边挽起裤管抓过小龙虾，水把我们肩下面的身体全都弄湿了。而那块十字架还在那条路拐弯的地方吗？真好！它还在，它靠在小路上，包围在温暖的尘灰中，沉浸在牛群、稻草和玉米的气息里。米歇尔库克的果园栅栏肯定还在那里。是的，它确实在那里，和以前一样破败不堪，榛子树也还在那里。尤拉伊·霍杜布，感天谢地！我们仍然安然无恙地在村子里。而尤拉伊·霍杜布又停下来了，见鬼！

这盒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沉。天啊，我应该把汗擦掉。为什么我不在小溪里面洗洗身体呢？为什么我不把盒子里面的剃须刀和小镜子拿出来，然后在小溪里刮刮胡子呢？我现在看起来肯定像个吉普赛人，或者是流浪者和强盗。要不我现在走回去，在见到波拉娜之前将自己好好梳洗一番？但是霍杜布，你现在不能这样做，他们正从米歇尔库克的栅栏后面看着你，还有一个小孩子笔直地站在长着牛蒡的沟后面看着你呢！你应该和他打个招呼，你应该大声喊：“你好啊！你也是米歇尔库克家族的人吗？”而小孩子光着脚一溜烟地跑走了。

霍杜布原想围着村子走一圈，结果还是从村子后面的路回家了。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会冲向我并说：“你终于回来了，你都去干什么了？”快从路上下来，否则你会挨揍。我必须从村子的中间穿过。噢，天啊！这个盒子轻些就好了！在天竺葵后面的窗户后面有双妇女的眼睛正注视着你，一位在院子里嘀嘀咕咕的老妇人似乎也在偷偷关注你，孩子们停下来四处张望进村子的陌生人。老凯瑞尔在专心地弄罐子，甚至连头都不抬。我们低着头穿过家园的大门，与上帝同在。

噢！你这个笨蛋！你怎么能够犯这样的错误？你没有看出来这不是霍杜布的木质小屋吗？这个小屋稳固，粮仓是由原木做成的。屋顶有着石板，院里有铁泵铁犁铁耙的砖制建筑才是真正的农场。霍杜布带着你的黑色盒子迅速地离开了，避免了听回来的农场主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下午好，波拉娜·霍杜布以前住在这里吗？不好意思，先生，你是在逗我吗？

波拉娜穿过门口，如同石头般突然停止。她目光炯炯，将双手稳稳地贴在胸前，伴有呼呼的喘气声。

第三章

然后，尤拉伊·霍杜布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构思了那么多的开场白，为什么一个都没有派上用场呢？他没有用手蒙住波拉娜的眼，没有夜半敲窗，没有伴随着牛颈铃响，载着祝福的话语而归。而偏偏是以脏乱不堪、蓬头垢面的形象冲了进来。尤拉伊·霍杜布心想：我以这种鬼样子出现，人家不害怕才怪呢！更糟糕的是，连我的声音都那么异于平常，令人窒息——上帝告诉我，我怎么能以这种极不相称的声音讲话啊！

波拉娜从门口向后退着，退得那么远！唉！波拉娜，其实我可以事先溜进来的，尤拉伊·霍杜布感叹着。波拉娜喃喃地说着：“进来吧，我去叫哈菲雅。”她显然是被吓坏了，声音那么小，又不像是她的。是啊，要看哈菲雅。但是在此之前，我真想把手搭在你的肩上，对着你说，波拉娜，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谢天谢地，

我终于到家啦！尤拉伊·霍杜布遗憾地想着，并看着这个被波拉娜布置得井井有条的房子：新床上铺着厚厚的羽毛褥垫，墙上挂着神圣的巨幅画，窗沿摆着一些天竺葵，崭新的桌子，木制的地板。噢，天哪！美国的屋子也不见得比这儿好。波拉娜真是个好妻子！霍杜布悄悄地坐在带回来的箱子上。波拉娜很机灵，她有自己的一套法子：你可以看到她拥有不下十二头奶牛。而我呢？感谢上帝，幸亏我也没有白忙活。但是，天哪！矿井里的温度就如同炼狱一般！波拉娜没有再回来，霍杜布有些心神不安，就像自己被单独困在一个陌生的房间一样。也许我应该在院子里等的，再顺便冲个澡，脱掉衬衣，用冷水冲头和肩膀，站在水中戏水，然后愉快的嘶声大笑，哈哈！霍杜布惬意地想着，但是貌似不该那么做，不，还不到时候，我还是只从铁泵里抽一点水好了。（这原先有个木制的顶盖，只要你靠过去就会觉得凉爽和湿润，杆上有一个水桶，井下是黑漆漆的一片。像美国一样，农场主们都有这样的水泵，他们会将满满的水桶倒进牛棚去冲洗那些奶牛的鼻口，直到它们的鼻口泛着湿润的光，大声地哞哞叫着）霍杜布用水将他满是污垢的手帕弄湿，擦洗着自己的额头、手和脖子。啊，真是舒服极了！他拧了拧手帕，到处看了看，然后把那还是湿淋淋的手帕塞进了口袋。

“哈菲雅，那个就是你爸爸。”霍杜布听到有人这么说，然后波拉娜把一个十一岁的、淡蓝色眼睛的、害羞的女孩推到他面前。“你就是哈菲雅啊？”霍杜布有些尴尬地低语道。（噢，天哪，怎么可以给这么大的孩子送泰迪熊呢！）他想用手指轻抚哈菲雅的头，但是哈菲雅躲开了，紧紧地挨着她的妈妈，却一直盯着那个对她来说陌生至极的男人。“哈菲雅，你该说什么？”波拉娜严厉地说道，并把哈菲雅推到前面。霍杜布想说：波拉娜，随她去吧，她许是真的害怕了！“晚上好！”哈菲雅悄悄地说着，并扭过头去。尤拉伊顿然觉得五味杂陈，眼里泛着泪水，哈菲雅的脸庞还在他眼前萦绕着，逐渐变得模糊。但是，那是什

么意思？嗯，没什么，但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晚上好”这句话了。霍杜布这样想着。“哈菲雅，快过来看。”霍杜布急忙说着，“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去吧，你这个傻瓜！”波拉娜说着，并推了哈菲雅一把。

霍杜布跪在箱子前，天哪，所有东西都在旅途中搞得乱七八糟！他想找一个电灯，这样哈菲雅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哈菲雅，你看，按这个按钮，它就会发光。”但是它出了什么故障，就是不亮。霍杜布满心悲哀，一遍又一遍地按着那个小按钮。“怎么搞的？啊，也许是电池干了吧，你知道的，三等舱里太热了！但是，哈菲雅，它的确可以光芒四射的，就像个小太阳。哦，等等，我还有一些图片送给你，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了。”霍杜布在箱子里放衣物的中间掏出一些报纸和杂志的剪纸。“来这儿，哈菲雅，这些图片会告诉你美国是什么样子的。”

哈菲雅尴尬地扭动着身子，用问询的目光看着她的妈妈。波拉娜冷淡、严肃地向她点头示意：去吧！哈菲雅便怯懦且极不情愿地拖着脚走向那个高个的陌生男人。噢，哈菲雅，要是你可以猛地冲出门就好了，去找玛莉卡·左芙卡，去找那些仓房后面的女孩们，她们正在将快乐的小狗滚进枕头里呢！

“哈菲雅，看这些女人们；看这儿，看他们是如何打架的；哈哈，这是足球，一种美国人喜欢玩的游戏；看这儿，这个大房子——”

哈菲雅和霍杜布肩并着肩，她羞怯地低语：“那这是什么？”

霍杜布顿时浑身充满一股幸福和感动的暖流：看，这孩子这么快就适应我了！“这个……这是卡通片里的菲利克斯猫。”

“但是它明明只是个小猫咪呀。”哈菲雅反驳道。

“哈哈，当然，它是个小猫咪，哈菲雅，你真是聪明，是的，它是……美国的汤姆猫，就是这样。”

“那它在干什么？”